

生活就是這樣的

原書名 ЖИЗНЬ КАК ОНА ЕСТЬ
原著者 В. ТЕВЕКЕЛЯН
原出版者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3

生活就是這樣的

著者 維·契維格良
譯者 梁 銓 文
出版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刷者 協興成印刷所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付排 定價 8,500 元
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 1—5,000 冊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一號

生活就是這樣的

蘇聯 維·契維格良著

梁 鈺 文 譯

光 明 書 局 出 版

內 容 介 紹

本書分一二兩部。第一部從一個樸實的農民青年的生活寫起，逐漸展開了今天土耳其農村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反動勢力雙重壓迫下達於徹底破產的貧困圖景。第二部以城市工人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為中心，並鮮明的反映了土耳其人民替進反對「馬歇爾計劃」，反對美帝國主義在土耳其擴軍備戰的陰謀的情形。

通過一連串的真實動人的故事，作者使我們清楚地看到，生活本身怎樣教育了苦難的土耳其人民，怎樣喚醒他們為了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幸福，和為了全世界的和平，起來作英勇不屈的鬥爭。

可是我知道：我的國家

一定會從艱苦的日子走到幸福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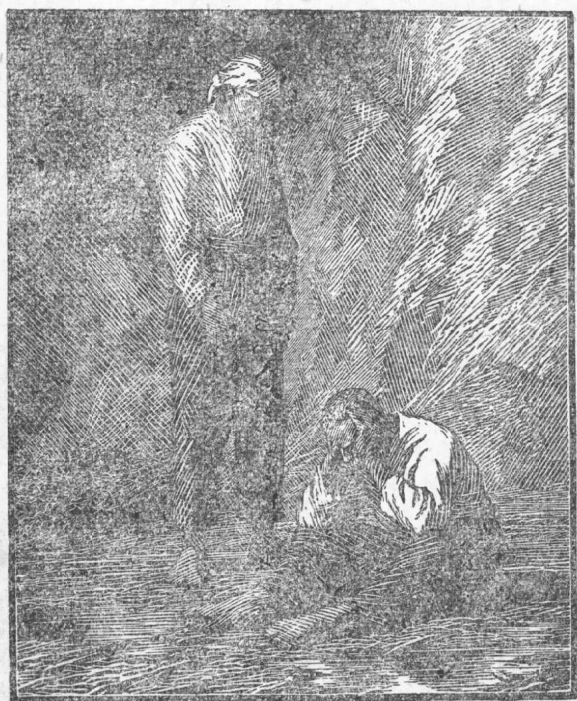
妳的兒子將恢復健康。

妳的丈夫將獲得自由，走出牢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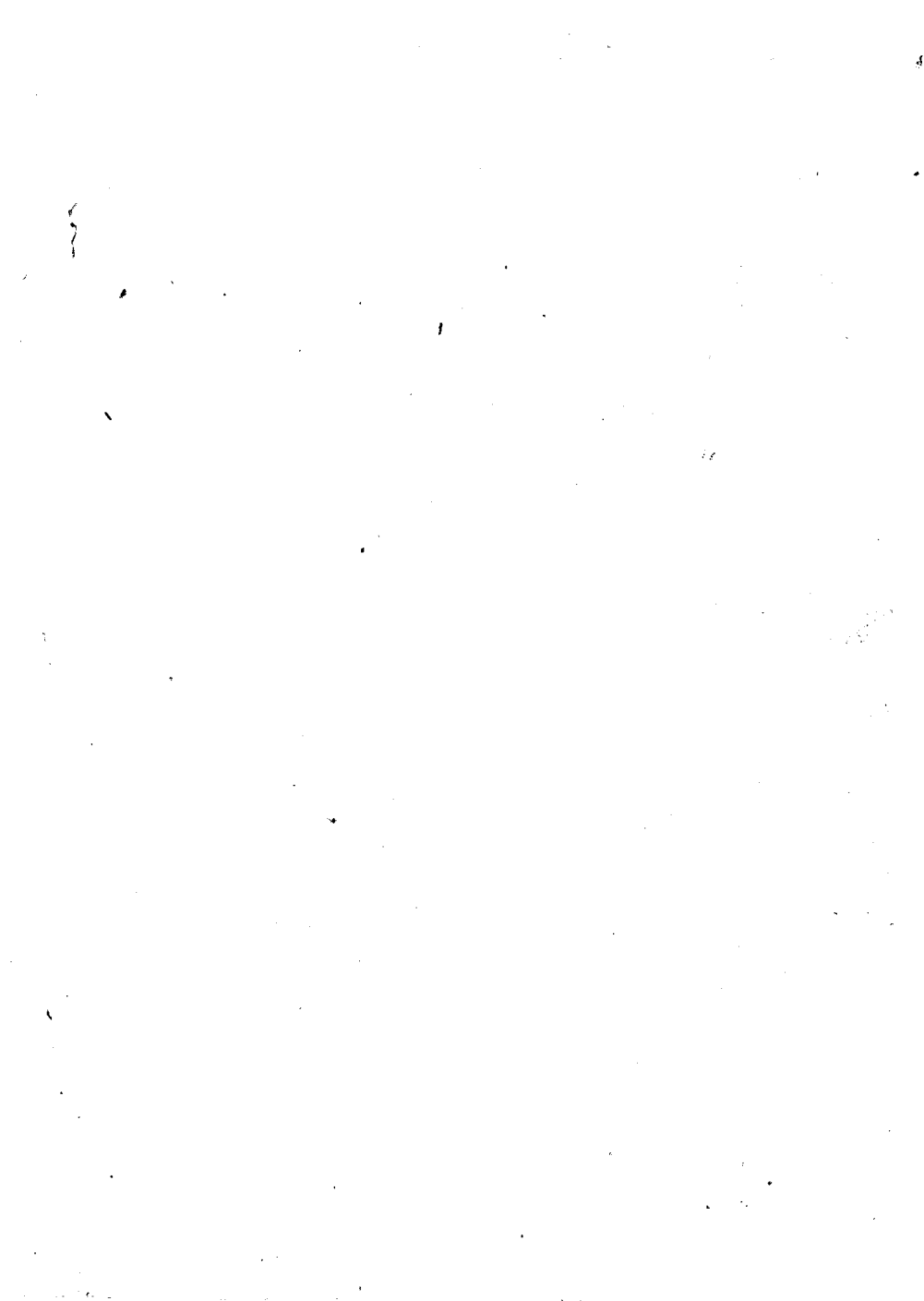
妳的眼睛將放射出永不暗淡的微笑的光芒。

妳的命運，就是全土耳其的命運。

那齊姆·希克梅特



第一部



昨天，在我們的村子裏，在村長奧士馬老爺的倉房裏，舉行了人民黨俱樂部開幕典禮。我們得到這樣的光榮，是因為我們的村子是全區最大的村子，共有一百四十戶。

爲了這樁事情，全體農民都被趕到倉房裏來，然後由一位戴着一頂真正的氈呢帽、打着領帶、穿着一雙黃皮鞋的外縣來的中年紳士，在聚集着的衆人面前演說。當他脫帽的時候，他的長長的頭髮差點兒沒有掉到下巴上來。他把它們往後一推，開始演說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見長頭髮的男人。而且他又是穿得非常講究。這樣的人我只有在圖畫中見到過。

從這位外縣來的紳士的演說中，我們能聽懂的很少，可是從一切看來都很清楚，這是一位學者。他一面擺動着小孩子手一般大的一雙小手，一面說出那些我們從來也沒有聽見過的難懂的和難發音的字句，例如：『壁壘』，『布爾什維主義的野蠻思想』，

『布爾什維克的枷鎖』等等……

從他的演說中講來，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比土耳其人更優秀，而在古時再也沒有比我們更強大的民族了。他指出地球上的一切罪惡都是來自什麼的『布爾什維克』。原來在山那一邊的布爾什維克恐怖巢穴裏，住着我們同一信仰的信徒，而且，似乎我們土耳其人，應該認真地考慮解放這些土耳其各民族的時候是已經到來了。外縣來的紳士希望一定要解放這些民族，並且把他們和土耳其聯合在一起。此外，他堅持要消滅所有這些布爾什維克，否則，他說，我們之中誰也不能好好地睡覺。他還說了很多，只是我沒有完全聽懂。

雖然他說得又熱烈又動人，可是大家却並沒有十分注意地去聽他。不知是否由於天氣悶熱，還是由於人們在開會之前就在倉房邊日光下站得太久疲倦了的緣故，在演說結束時紳士提議在我們這裏組織人民黨支部的時候，誰也沒有響應。只有一個老頭子從人羣裏喊了一聲：

『您不準備減稅嗎？』

這位外縣來的紳士什麼也沒有回答。那時另一個人發問道：

「關於建築道路的事您一些也不知道嗎？」

紳士裝作沒有聽見。

「水的事情將要怎麼樣了！水渠都乾了，我們馬上就要餓死了！」還有一個人喊了起來。

人們吵鬧的聲音愈來愈大，但是說話却很難分辨出來，因為叫喊的人彼此互相打斷着別人的聲音。

這時候我們的村長奧士馬老爺站起身了。他轉了一下那對圓圓的橄欖形的眼睛，開始破口大罵：

「你們這些笨蛋！先生在這裏講高尚的事情，講民族，講祖國，講布爾什維主義，而你們却胡扯到租稅，水，道路。笨蛋！你們什麼時候會學得聰明些呢？」

奧士馬老爺向紳士轉過身來，諂媚地笑了一笑：

「請您饒恕他們，先生，沒有知識的人什麼也不明白。」

之後，村長宣佈他第一個簽名加入人民黨，然後向大家提出，凡關心我們所熱愛的祖國的命運的人都應該學他的榜樣。

不知爲什麼連奧士馬老爺的話也沒有用，雖然平常他說什麼我們的老鄉們便都做什麼。奧士馬老爺是我們的常任村長。他掌着一顆印，一切法令也都從他那裏公布。我們村子裏唯一的一家小商店也是屬於奧士馬老爺的。村子裏農民都欠他的債。

人們默然地開始散去。

爲了俱樂部開幕，郵差許多年來第一次給我們送了一些報紙和印着圖畫的厚雜誌到村子裏來。我很想到倉房去看看它們，可是父親不准我去。但是村子裏我是唯一識字的人，假如阿訇不算的話，可是他只懂得老的阿拉伯字母，却不會讀新的拉丁字母。這些報紙是爲誰而送來的呢？

在回家的路上父親一直埋怨着。他不知爲什麼既不喜歡外縣來的紳士本人，也不喜歡他的演說，而對於奧士馬老爺，他簡直用最醜惡的話來罵他。我對這個完全不注意，因爲我十分了解父親的性情。他什麼也不喜歡，他對一切都不滿意，他尤其不喜歡我們的制度。雖則我父親性格剛愎，可是鄰居們仍然很尊敬他，常常向他請教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全村都叫他『喀山曹長』，或者直截了當地叫他曹長，這因爲在廿六年前革命的時候，他曾在凱末爾的軍隊裏服務過的緣故。他在那裏當到曹長的軍級並且得到一個

『英勇勳章』。只有一個人不喜歡我的父親，那就是村長奧士馬老爺。可是他表面上不露出來，據我看來，他有些害怕我的父親。

走進家門的時候，父親忘記了彎腰，因此碰到了門上的橫木。這更使他生氣了，無緣無故地罵起母親來，好像他的高大身材和高到幾乎碰到天花板的腦袋都是母親的不是。老實說，我家的房子很矮小的，活像一個狗窠。門是那樣的低，假如有時碰着了頭，這也實在毫不足奇。

二

在等吃飯的時候，我和父親坐在蓆子上。我想問問他，布爾什維克是些什麼人，並且爲什麼這些俄羅斯人變成了我們的敵人。不用說，大家都知道在革命的時候他們曾經幫助過我們，並且亞太督爾克曾經囑咐過我們不要喪失和他們的友誼。關於這些，甚至在教科書上也印着，我在鄰村上學的時候也曾讀過這課書。據說，後來他自己確實否認了這句話。有一次父親在和鄰居們談話的時候曾經說過，亞太督爾克的行動失當，又說當你有困難需要人家幫助的時候你就跟他們做朋友，後來便和他們絕交，這樣做人是不

應該的。

那時我不明白，現在有許多事情想問問父親。可是當一個老年人沉默不言的時候，你是不敢先開口和他說話的：誰曉得他在想些什麼呢？近來父親常常沉默着，因此家裏沒有人敢說話。甚至我的妹妹，他們在父親跟前嘴也不敢張開。至於嫂子——我的二哥的妻子——她完全沒有權利在男人面前說話。哥哥被人拉了去當兵至今已經三年了，在抽籤以前給他討了老婆，希望結了婚的人不致被拉去當兵，可是哥哥還是被拉去了，留下了他的老婆和我們一塊兒過活。在這三年來，我只有兩次聽到過她的聲音。一次是當天花板塌下來的時候她吃驚得大叫起來，另一次是她沒有看見我，和母親在談話。嫂子的臉我也不認得，一次也沒見過。如果在街上碰到她，我一定認不出。不錯，法律早就廢除了戴面紗，但是，顯然的，這只和城市的婦女們有關。我們村子裏的婦女都遮着臉，不錯，不是用着馬繫的面紗，而是用着頭巾，但是這還不是一樣嗎，除了鼻子你什麼都看不見。阿訇老爺肯定說，向陌生男人暴露自己臉部的女人就是淫婦，因為可蘭經上說，女人連得自己的小指頭都不能露出來給別的男人看見。在安卡拉那邊頒布的法律算什麼呢，因為對於虔誠的回教徒說來，可蘭經才是最高的法律，而可蘭經上所說的也

確實就是阿訇老爺所說的。

母親在我們面前放了一盆熟扁豆，我們開始吃了。據說吃飯是不能沒有麵包的，這是胡說。每年春天，當麥子沒有的時候，我們吃飯就沒有麵包。這沒有什麼……好得很，今年我們還有扁豆和一些豌豆，否則那就難啦。我們的鄰居幾乎全體都只吃草和蕁麻粥。這些食物只能塞漲肚子，營養是很少的：還未吃完，又想再吃了。

飯後，父親捲了一根粗大的、用家裏自種煙葉做成的紙煙，躺在蓆子上，半閉着兩眼，抽起煙來。我也想抽煙，可是在父親面前這樣做是不行的，雖然他也知道我早就抽煙了。

今天是星期五。回教徒星期五是不應該做工的，可是我們通常還是做工。今天早上沒有去做工，只是爲了要開會的緣故。我對此非常高興。如果你直着腰從早做到夜，你會感到非常疲倦的。牛還時常要休息一會兒，可是我和父親却從來沒有休息。現在，父親抽完了煙，站起身說話了：

『懶夠了，是動手做事的時候了。』

我們全家走出屋子，到空地上做起泥磚來。我和父親把泥土和稻草攪和起來，爲了

結實加上了一些牛糞。小妹妹們用罐子從水渠裏取水。媽媽和嫂子把已經做好的混合物塞在一個像長梯形的模型內，然後把它豎起來，這樣在地上便留下十塊像磚頭一樣方塊。在太陽下晒乾以後，我們使用它們來修補自己房子的牆壁。

三

我們的房子一半埋在地裏，上半部就是用這些磚砌成的。風雨每年都損壞牆壁，我們不得不重新砌過。

我想趕快些結束工作，因為我有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已經和莎依達約定今天黃昏，日落之後，在小河邊三顆篠懸木的附近相會。可是太陽好像故意似的，在天空慢慢地移動。而父親，大概爲了彌補錯過了的時間，想一直工作到深晚。

我再一次向天空看了一眼，看見了一塊不大的烏雲。它直向我們飛來。後來又出現了一些烏雲，它們彼此追逐着，混合在一起，很快便遮蔽了整個天空，遮住了太陽。立刻黑了，刮起猛烈的熱風，揚起這樣厚的塵土，甚至在十步以內也是什麼都看不見。父親站直了身子，向天空望了望，皺起眉頭。

『看來要下一場大雨，』他說，並且在思索着。

自然囉，如果在別一次，我是很歡喜雨的。一下雨就說明了不用澆菜園，對大麥也有利。可是今天我本來約定了和莎依達相會的，有雨就意味着完蛋了。現在我怎麼能知道何時出太陽呢？還有，在下大雨時莎依達可能根本不來的，可是我是那樣渴望地等待着這個黃昏……。

當我壓着鐵鎗，同時想着所有這些問題的時候，第一場雨點灑到地面上來了。它們立即就在厚厚的塵土裏消失掉。我覺得這樣便沒事了。我們這裏常常有這樣的事：烏雲密集，看來馬上要下雨了，可是你還來不及四周看一看，天空又明朗了，太陽又像以前那樣照耀着。我希望今天也是這樣，甚至因此而高興，雖則，當然的，高興是不對的。村子盼望着雨已經有兩個星期了。爲了求阿拉●送雨來，阿訇老爺甚至做了一個特別祈禱。可是，一切都徒勞無功。老年人都說如果再幾天不下雨，那麼所有莊稼都得旱死。去年糧食收成很好，可是還不能支撐到春天，現在半個村子以上的人都只吃草。小孩子和老年人支撐不住，一個接着一個地死去。如果今年完全沒有收成的話，我們大家將怎